

神學書評

特雷西著。馮川譯。《詮釋學、宗教、希望——多元性與含混性》。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研究系列。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xxxii + 188頁。

Tracy, David.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Hermeneutics, Religion, Hope*. Trans. by Fung Chua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1995. xxxii+188pp.

本書為漢語文化研究中心「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研究系列較新出版的一本，英文原著於1987年出版，是當代神學方法論大師特雷西的佳作。不過筆者認為，若要介紹特雷西的方法論給漢語世界，則似乎特雷西在1975年的著作 *Blessed Rage for Order* 更具經典地位。《多元化與含混性》只是該書的延續，這不是說《多元化與含混性》不是一本獨當一面的著作，而是從了解特雷西的神學思想，以至他所代表的修訂主義學派 (The Revisionists) 來看，如此的選擇叫人有一些詫異。熟識特雷西著述的學者大概曉得 *Blessed Rage for Order* 和 *The Analogical Imagination* 兩本姊妹作奠定了特雷西的神學方法論。在「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裡，若要介紹特雷西的神學，以至所謂芝加哥學派的詮釋學和神學方法（筆者假設編者用特雷西作為修訂主義的代表人物），卻又放棄了決定性的著作，教人難以想象編者的意圖。讀者難免猜測編者單憑一己的喜好和興趣去選材，正如楊慶堃所言，造成了和教會的斷層？¹ 甚或編者已經放棄了介紹歐美思想傳統（如總序所言）的計劃！也許，編者可以在書序向讀者交待明白，免致讀者產生許多的困惑。無論如何，這無損本書在學術上的貢獻和地位，以上不過代表了筆者一些疑惑，又或者代表著筆者對「文庫」殷切的期望罷！

話說回來，《多元化與含混性》是一本好書。特雷西說它是一本關乎對話的書。沒有對話，人和人不可能有溝通和認識。神學的建造也是對話的結果，當然透過對話的過程，人會發現觀點與角度和詮釋的異同，但卻無損於對話本身的旨趣。在對話當中，一些本來廣泛被接受的見解，剎那間被否定或修訂，一事物

¹ 見《建道學刊》第10期（1998年7月），頁236。

的詮釋由一個版本變成許多個版本；而每一個版本都可能有衝突之處。這是因對話而產生的多元，及至於含混。雖然這個含混的情況似乎帶來不安，但因為詮釋是日常生活不能避免的現實，就如特雷西所言：「解釋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其實不然。每當我們行動、算計、判斷、理解或甚至經歷、體驗的時候，我們就在進行解釋……而『已經有經驗了』則意味著已成了一名優秀的解釋者。」（頁18）與此同時，詮釋所帶來的含混意味著文本的他性 (otherness) 之主動性，文本透過讀者的主動對話而變得有生命力。要注意的是文本的生命力所帶來的含混性，同樣防止了讀者將其馴服，淪為讀者的個人意見。因此，文本能夠歷久常新，為代代帶來「新」²的詮釋（有異於既有的詮釋，從此文本的解釋變得多元），卻又無損其他性（完整性）。

特氏繼續指出，理解需要透過理論、方法才能有效地進行。以文學為例，任何讀者都必須掌握文字、文法、語言等，從而跟文學對話，達致理解，而文字和文法本身則是理論（頁74~75）。但當任何理論變成僵化的真理機械時，對話變得沒有可能。因為詮釋的理論或是詮釋的本身必然地擁有歷史性（頁70），而歷史又是通過詮釋所獲致的，在重重的詮釋底下，想象力和對話是不可或缺的原素。因此，詮釋者須運用一套理論來塑造想象力，劃出對話的範疇，又同時要避免理論僵化成為專權者。既然所有的「事實」和「數據」都是有理論根據，而理論根據並不是如科學主義般合乎科學的。

接著，特氏用極大的篇幅處理語言的相異本質和區分功能，清楚的闡明語言的三個階段；語言作為運作、語言作為對象、語言作為話語（頁108）。³每一個階段中以第三階段最甚，語言發揮了分化區分的功能，確定語言的多元性本質。特氏特別指出，任何語言作為論說存在於歷史和社會裡，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現其多元性以至於含混性。與此同時，語言同樣攔阻了多元性的可能，因為任何人都

² 對很多福音派人士而言，多元的詮釋往往帶著一種威脅，威脅到文本既有的權威和完整性。其實文本的多元未必如此，新的意義當然有別於舊，但不一定需要抗衡既有或否定既有，可以看為詮釋的延續。當然新還是受制於教義的規範，但卻不必是既有的翻版。

³ 譯者將 "discourse" 翻為「話語」，單從個別字眼來譯不能說是錯的，但筆者以為「論說」或「論述」比話語更接近英文的 "discourse"，且切合 "discourse" 在文中的意思，況且譯者也於先前譯作言談（頁93），一個比較貼近原意的翻譯，也許就是索緒爾 (Sausurre) 所指共時內涵性 (Diachronic) 和歷時功用性 (Synchronic) 的分別罷！不過，同文早已指出語言在乎歷時功用性而非內涵性。

活在自己的語言裡面，亦惟有透過他的語言去經驗、去詮釋歷史，就如特氏所言：「我從屬我的語言，而不是我的語言從屬於我。」（頁88）

特氏要指出的第三個多元性發展是歷史。正因為每個人都活在歷史底下，我們是無法逃避歷史給我們的包袱的。特氏勇敢地指出聖經有其獨特的歷史包袱，而號稱聖經擁護者的我們，就只好面對面的接受和承認，並為此承責：「把古以色列人說成是我們的祖先是一種榮耀，然而這種說法卻同時迫我們去面對古代以色列社會具有男性中心制性質。我們無法忘記以色列人對迦南人的所作所為……把聖經經文珍愛地視為自由的憲章是完全正確的，但同時卻必須正視其內在具有的反猶太傾向……正視基督教歷史……對婦女的壓制。」（頁118~119）

這不是說有歷史的人需要為既有的歷史負上罪責，而是必須正視歷史是如何傳到我們手裡，及我們今時今日該有的回應。這種歷史的斷裂（即是說與我們現今理想不乎的歷史）教我們從「他者」（如女性主義者）及其「他性」獲取教訓，從而批判我們歷史的既定判斷。斷裂，叫歷史變得含混，為多元開展出更大的空間。與此同時，亦叫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解釋那一件事……我們終於能夠認識到：我們並不認識那個情境——並不認識我們的情境。」（頁140）

最後，當激進的多元和含混臨到，取代了那自主的我時，世上的意義亦失去了自我的身分（identity 原譯同一性）和連貫性（coherence 原譯一貫）。抗拒，是那保持多元與含混的途徑，亦是抵制全然自主性和輕易獲致的連貫性的渠道。而宗教，就是持續抗拒的表表者。宗教對終極現實的執著，嚴嚴地抗拒「所有拒絕面對和正視傳統（包宗教傳統）具有的極端多元性和含混性的做法。」（頁144）這樣，由多元所引發的不斷反省和再詮釋便延續了宗教對終極現實的追尋。

本書突顯了特氏對多元的信任甚或是委身。由開始對詮釋的理論的確定，以至對語言的多元性的剖析，及歷史的含混性的無可推諉性，在在肯定了多元在現實上的必然生發。相信特氏不會否認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多元主義者，而他以多元為出發點來評檢宗教的發展，教讀者體會在衝突的詮釋中帶來的優點；一個充滿生機的對話，一個從對話生發的詮釋，一個延綿不絕的詮釋對話……在對話和詮釋當中，不斷確認終極現實（真理？神？）的存在，對既有的詮釋不斷的質疑，從而叫生活（信仰？）充滿解放的希望（頁188）。特氏擊破了信仰當中的自滿自足，不斷的對話和對現存解釋的衝擊確能更正過往的錯漏，亦是唯一釋放「他者」和「他性」於逼迫中的出路。透過「他者」或者邊緣的批判，發現了既存信仰根本不是在原先想象的中心，於是學習了朝著終極現實這個中心前進。

嚴格來說，本書並不是講及基督教神學的議論，充其量是充滿基督教例子來議論宗教的書。不過特氏若希望以他的觀念來建構基督教的神學（筆者須假設如此，因為特氏明說希望寫一本神學性的著作作為姊妹作；〔頁2〕。）可能會發現下面的難處。如果本書單單以宗教作為出發點，特氏可能假設了所有宗教都是包容性的。在一個高度包容性的宗教來說，多元性和含混性的肯定，無疑叫該宗教的神學發展如虎添翼。但若該宗教兼備高度排他性的話，那多元和含混又如何配合呢？基督教兼備了包容與排他性，在信仰當中，反省和對真理（終極現實）的追尋是肯定的；在神論中，神的絕對超越更是核心思想，神學家對神的認識只能停留在神主動的啟示，對真理沒有獨家擁有和全線擁有的專利（那是神的專利），即或神學的發現也不過是神恩典的彰顯而已。如此說來，包容性是相當大的。與此同時，基督教的排他性是專橫的。普天之下，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說是絕對的，而對真理的訴求也是絕對的。基督教不是一個宗教，而是唯一的宗教，在信仰方面，是獨家擁用和全線擁有的，在此沒有對話的餘地。也許，這就是特氏所謂：「即使是多元論者，有朝一日也必須（"must"原譯可能）明確宣告：『這是我的立場』或（"or"原譯並）背棄批判性評價的要求（"prove unfaithful to the demands for critical assessment"原譯對批判性評價表示不信任的態度）。」（頁154）不過，特氏並不是全心全意地嘉許這種排他的立場，只是輕輕的道出多元主義者亦須尊重一元主義者，以致多元不淪為一元。筆者有理由相信特氏將本書的觀點應用在基督教神學時會產生矛盾——它無法填平基督教獨特的排他性與多元主義的鴻溝。

基督教（及一些主要宗教如回教）的獨特性聚焦於其正典——聖經，換句話來說，任何的對話原則上是與聖經的對話。聖經是一切對話的核心，從而輻射出去，是一種出於一元的多元。如此，特氏的多元與含混就好像不是基督教的多元與含混。特氏所表達的是一種層疊交錯的多元和含混，至終未必有一個中心。基督教的聖經制訂了一個客觀的一元核心，因此，唯一合法的對話是以聖經為中心的對話。這即是本於聖經出發點的對話，而不是回應處境和歷史的對話。聖經的主動性成為基督教神學的賣點，要不然，被動對話的神學只能繼自由主義的後腳踏出基督思想的舞台。

也許，這些問題的答案得由特氏將來面世的姊妹作來解答了。

筆者推薦本書給所有研究神學方法論的讀者，特氏揭示了後現代神學方法論的美，也給予我們反省傳統神學的空間。對話與詮釋的觀念足使我們深思在多元和含混的現實世界裡面做神學的誘惑，並其吸引與陷阱。但對於中譯本，筆者則

有所保留。最主要的問題在翻譯技巧和取向，筆者發現當中的誤譯有些是無可饒恕的，如將 "must" 譯作「可能」，"or" 譯成「並」，顯示了譯者的大意。而將 "identity" 和 "coherence" 譯作「同一性」和「一貫性」則顯示譯者對英文的掌握未乎理想。當中亦不乏如「宗教能夠抵抗自我拒絕面對和正視終極實在始終如一向我們逼來的力量」（頁144）的句子，筆者大聲讀了十次仍無法理解其意思。要舉例子恐怕數不勝數，使本來趣味盎然的閱讀變成猜謎習作，若非有原本對照，恐怕許多的論點也得含混過去。有時候覺得書名是《多元與含混》，譯本讀起來也來一個多元與含混！這是叫人失望的。如果能夠讀英文的，請不要貪圖一點方便，因為至終的代價可能是更不方便。至於讀英文不便的，那惟有忍耐這個缺點。想想，如果沒有這個譯本，大概連涉獵特雷西的思想也沒有機會了。

湯紹源
建道神學院